



2

紅日

红
日

②

玉
娇
龙
藏
书

红 日

(第二册)

原著	吴 强
改编	王星北
绘画	汪观清
扫描制作	玉娇龙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上集叙述沈丁部队在山东进行休整训练。当时，敌人企图压逼我军在沂蒙山区决战，消灭我华东野战军。沈丁部队奉命飞骑前进，投入战斗。

本集写沈丁部队在莱芜西北的吐丝口地区，配合友邻部队，包围敌军，加以歼灭。在莱芜战役中，消灭了蒋介石匪军五万多人，活捉了匪军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，赢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

华东野战军沈丁部队奉命飞骑前进，包围了吐丝口，全军立即紧张地准备战斗：擦枪、擦炮、磨刺刀、扎云梯，研究战斗动作，讨论老战士和新战士的战斗互助，订立功计划。



阵地上，指挥员们隐蔽在障碍物后面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，选择攻击的道路。



傍晚，队伍源源不断地走上岗位，等候着攻击命令。沈振新和丁元善、梁波等站在吐丝口附近的山头上，三个信号兵紧握着信号枪，守候在他们的身边。这时候，敌人似乎十分安闲、沉着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

天黑了，满天的星星闪闪发光，这好象战士们的眼睛。他们按着扳机，焦急地伫望着山头上的信号。沈振新看看表，时针指着八点正，他响亮地发出命令。



三颗鲜红色的流星，一颗赶着一颗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；接着，又是三颗，又是三颗。象征着九千个敌人将被歼灭的九颗信号弹，成了导火线，引得吐丝口的周围燃烧起来，轰响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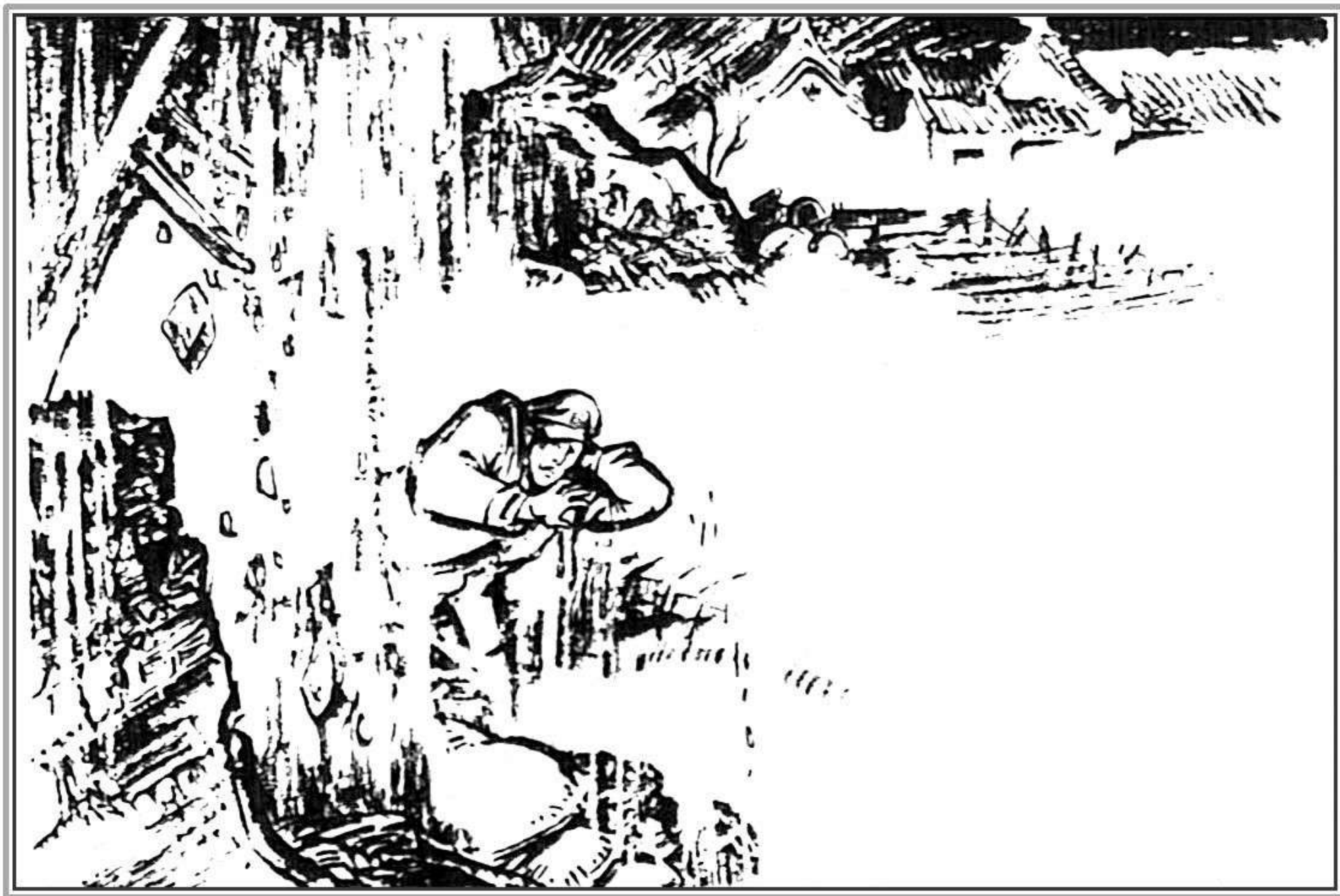
我军以密集火力，分三路猛攻吐丝口镇圩墙。敌人在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个外围支点，仅四十分钟就被我军攻占，队伍迅速地突入圩子，向纵深发展。



我军占领了南大街，并且炸毁了敌人在土地庙前的一个大碉堡。蒋匪新编三十六师师长何莽，得到消息，气得大发脾气：“是哪一团、哪一营、哪一连、哪一排丢掉的？给我查清楚，叫他们的排长提头来见我！”



一个瘦脸参谋，小心地说是排长挂了重花，才把那个碉堡丢了。何莽暴怒起来，瞪着两颗黄眼珠，定要参谋把那个排长弄到师部来。



参谋走出师部。只见炮火纷飞，墙倒壁塌，自己好象乘着一只大风浪里的破船，眼看就要翻掉了。他东躲西闪的走了一段小路，忽然被一堆软绵绵的东西绊倒地上。



他正要爬起，腿上给什么东西猛戳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七八个伤兵躺在地上。一个伤兵握着血淋淋的刺刀，向他咒骂：“老子受了伤，你还要来踩！你怕我不死！”



他连忙离开他们，可是一条被戳伤了的腿痛得走不动路，连蹦带跳的走了几步就倒在一个土堆上，只见身旁有几个人正在挖泥坑。



突然，他想起一件恐怖的事情来：何莽下过命令，伤兵躺在阵地上呻吟，影响士气，立即活埋。想到这里，他浑身发抖，拚命向前爬去。



他挣扎着站了起来，疯狂地乱跳乱跑，终于临死得救，遇上了我军战士。他没有辨明是谁，就倒下大叫起“救命”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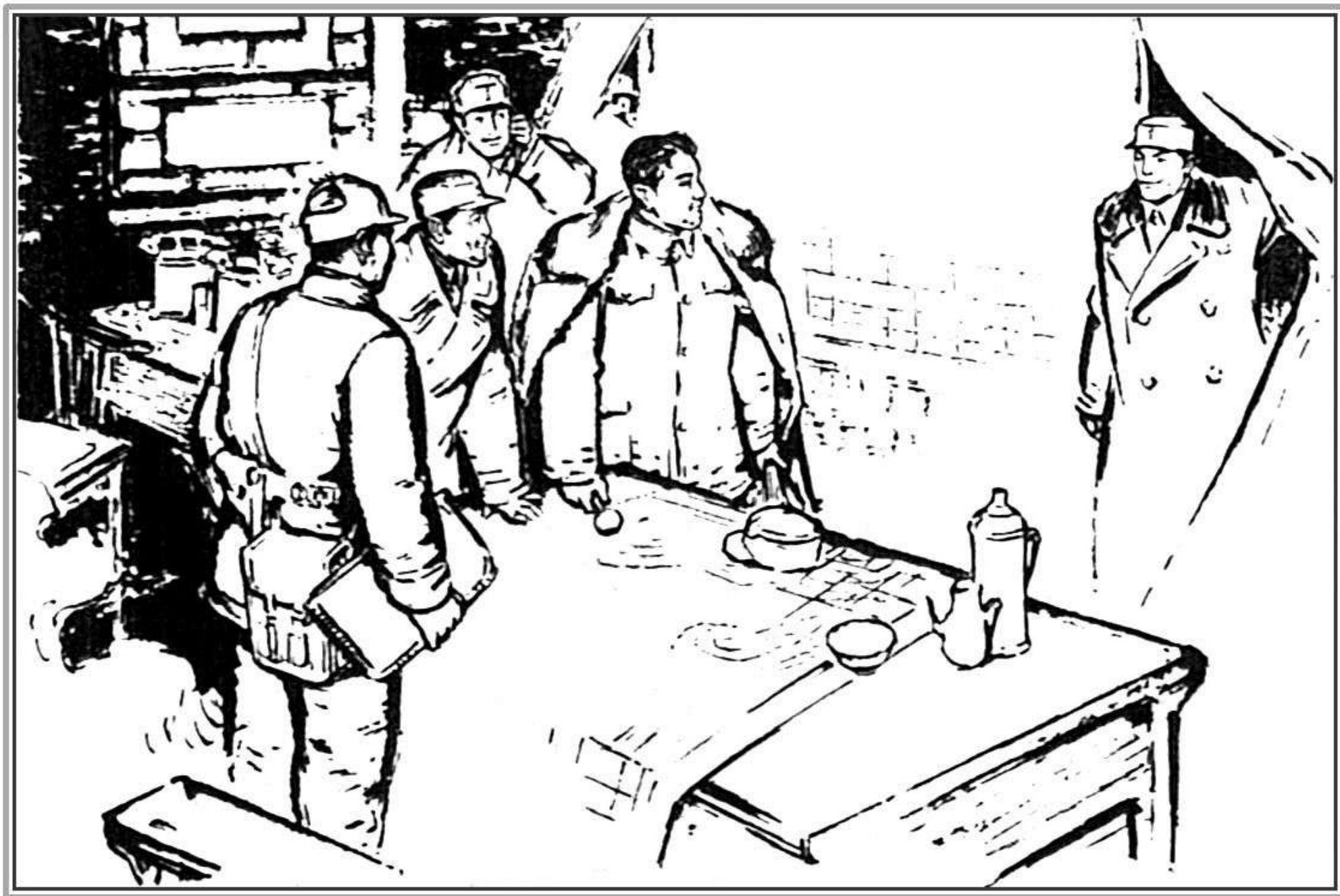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身受重伤，丢失碉堡的排长，终于被何莽枪决了。尽管何莽用残酷的手段要部下固守阵地，但是要求增援的电话依旧不断地打到师部来。何莽只得用报话机向李仙洲大叫求援。



报话机里传来了李仙洲的声音，他表扬了何莽，鼓励他再固守二十四小时，说援军相隔只有八十里，飞机明天要增加到四百架次。何莽一听，顿时兴奋起来：“没问题！二十四小时，我有十二分把握，长官放心！”



经过两夜一天的吐丝口战斗，形成了僵持的状态，还有三分之二敌人，仍在顽抗。沈振新便亲自上前沿阵地，观察情况。他冒着敌机的扫射，快步走向已经移到圩子内的师指挥所去。



进了指挥所，眼睛熬红了的梁波、师长曹国柱简略地向军长介绍战斗情况。恰好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，值班参谋报告：“五〇一”找沈军长说话。“五〇一”是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代号。



沈振新抓起话筒，就听到“五〇一”亲切的声音：“南线二十多万敌人，要来赶热闹呀！明天，他们的炮弹，就可能落到我的门口，后天，他们的炮弹就可能落到你们的面前，你们怎么样？有困难？要我派队伍援助你？”



沈振新轻快地答道：“困难我们自己克服。明天一定可以解决战斗。”这时丁元善到了，曹国柱迎上去悄声对他说：“司令员电话。”



只听得电话里又发出宏亮的声音：“明天什么时间？”沈振新握住话筒，回头征求梁波、曹国柱等的意见。曹国柱主张在明天晚上解决战斗，丁元善却说：“迟了。”



沈振新果断地对着话筒说：“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解决这个敌人行不行？”电话里传来“五〇一”的声音：“好！等你们的捷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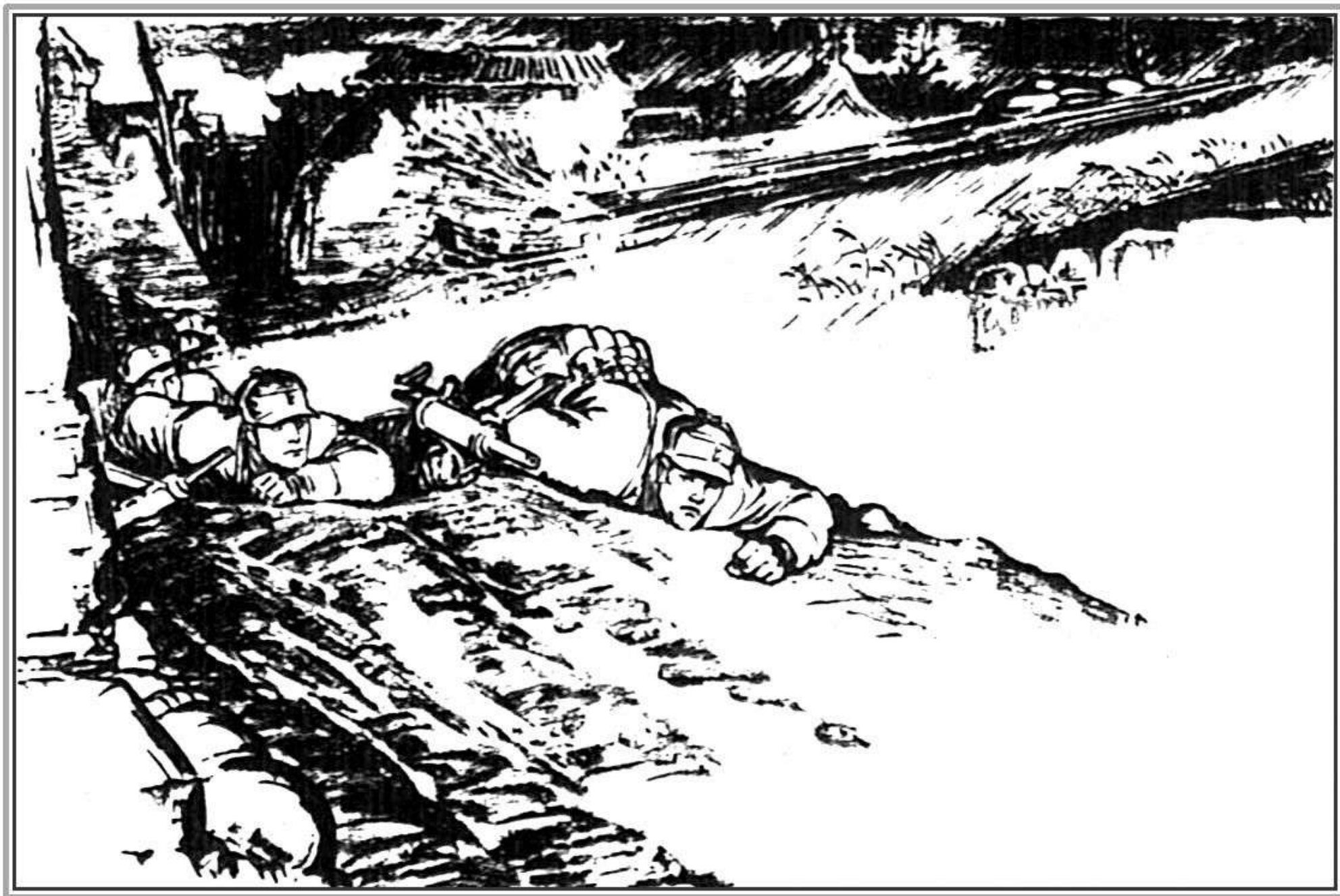
沈振新放下话筒，对丁元善说：“把预备队调上去吧？”丁元善表示同意。沈振新便叫曹国柱赶快找刘胜、陈坚进行具体部署，立即发起总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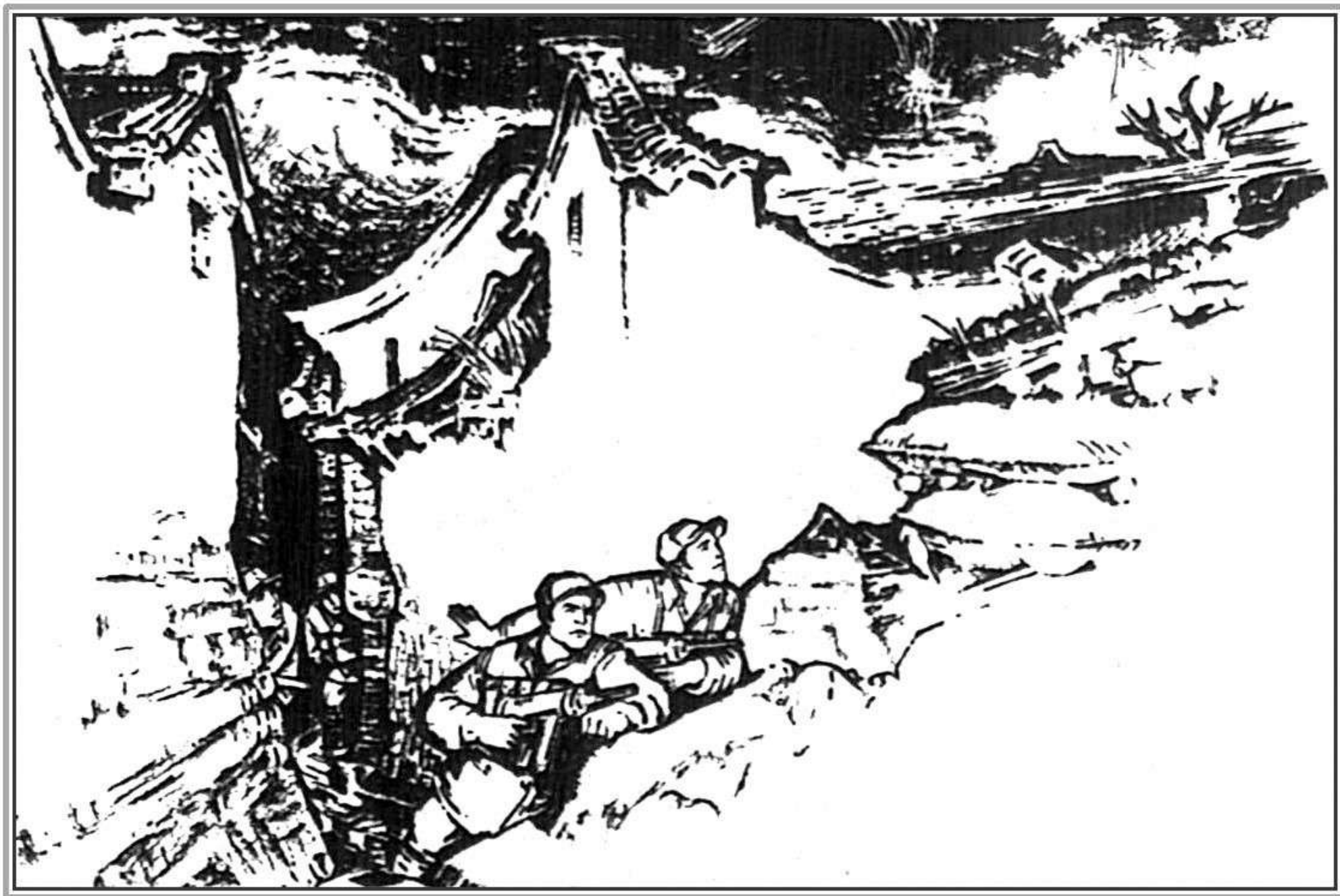
在总攻以前，我军把宣传弹从四面八方射击出去，宣传俘虏政策。敌人对于这些纸片似乎特别害怕、惊慌，仿佛这些纸片具有无穷的威力，最大的破坏性似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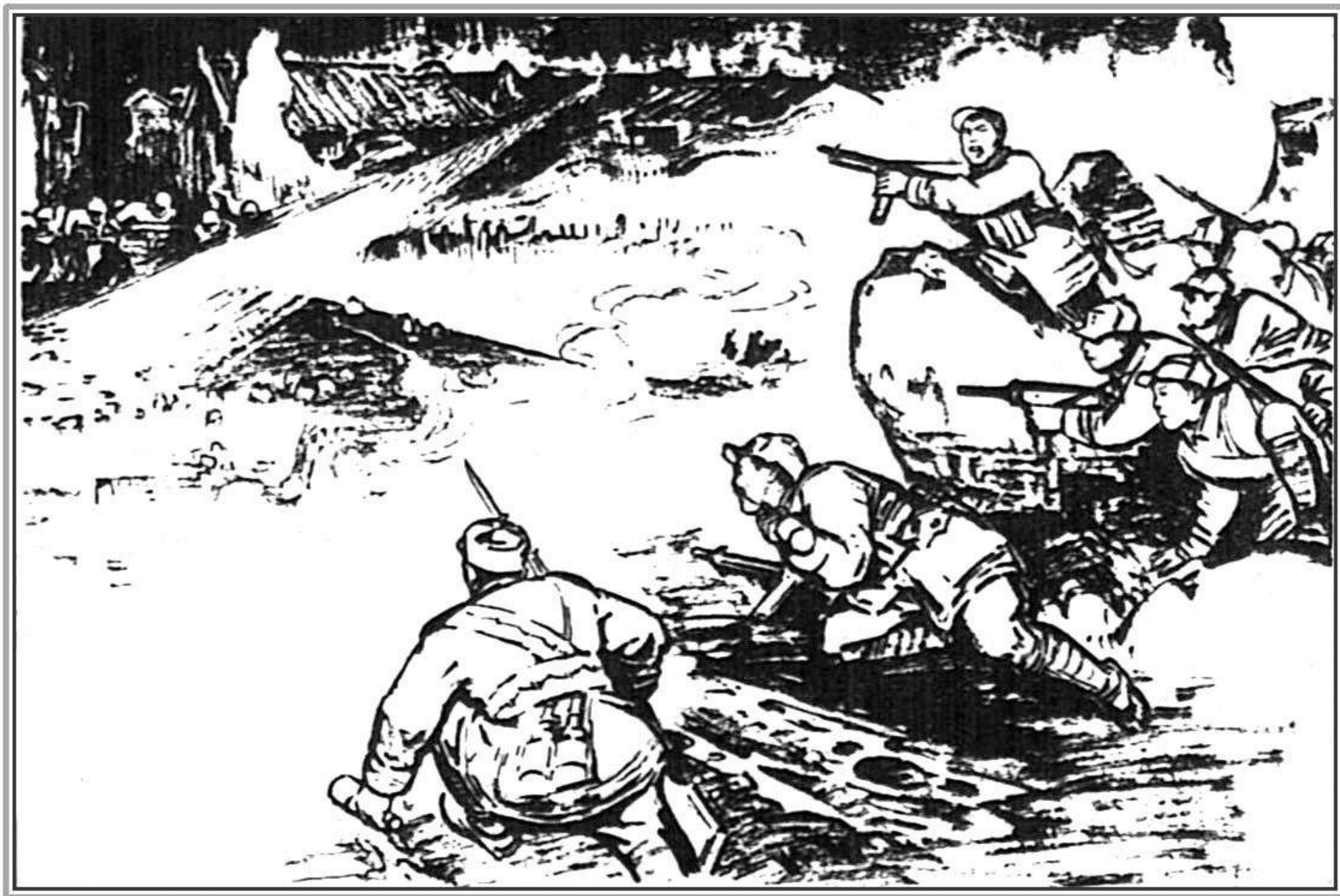
天空黑云如墨，雨丝纷飞，这时，总攻击开始了。石东根连的战士们，分成几个突击小组伏在水湿的地上，缓缓地爬着前进。



敌人的探照灯失去了照明的效力，只是诡诈地吆喝着，打着瞎枪。秦守本向伏在身边的王茂生说：“瞎眼枪，神经战！不理它！”



秦守本小组的六个突击队员，爬近敌师指挥所前面屋顶上的机枪阵地。这时，一排又一排紫红色的曳光弹，急速地飞上天空。这是营部对他们迫切要求的信号。突然前面屋顶上敌人机枪阵地哒哒地吼叫起来。



原来石东根和罗光带领的突击队，遭到敌人的反扑。一个排的敌人，从壕沟和地堡里跳出来，不顾死活地朝石桥上冲撞攻击。石东根举起汤姆枪，向战士们大声喊叫：“冲！把敌人杀回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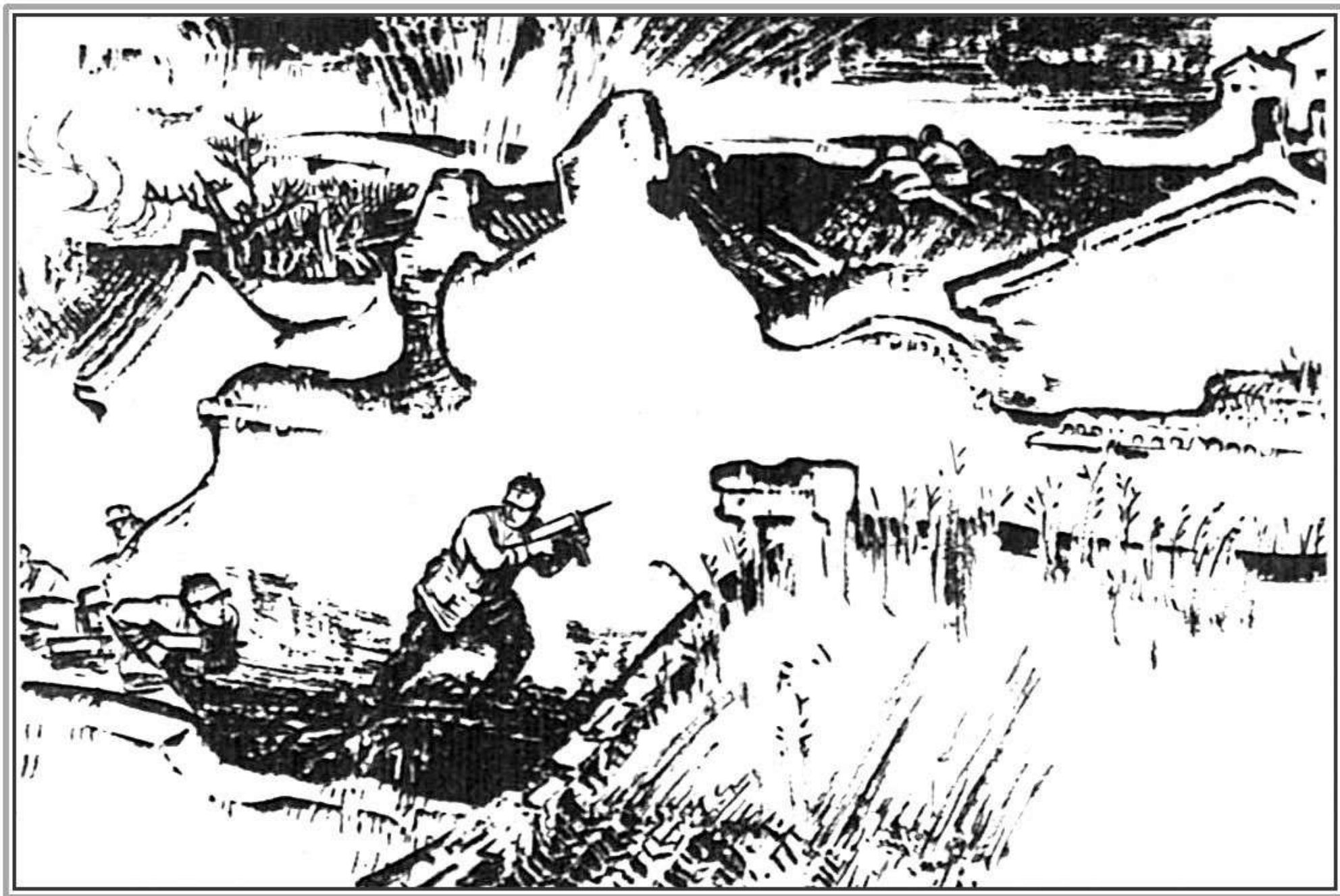
石桥两侧的突击队冲了出去，汤姆枪、卡宾枪的短促火力，一齐向敌人猛扫。敌人的进攻被击退了。



石东根想乘机冲过石桥，但被敌人母堡的火力阻住。他们退回石桥两侧的阵地上。石东根恼怒地骂道：“两个多钟头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突击小组都死光啦？”



这时，秦守本小组的六个突击队员象松鼠似的向前猛跳了七、八步，就到敌人机枪阵地的屋檐下。敌人机枪越叫越响了。



突然一声轰响，火光中只见左面一座敌人母堡翻了身，他们认定这是张华峰小组向敌人发动攻击。



接着，右面另一个突击小组也和敌人接上了火，秦守本他们激动起来，靠墙根搭成了一座人梯，身体壮实的张德来做梯脚。



王茂生等三个人爬上了屋顶。这里和敌人机枪阵地正好对面平行。他们把汤姆枪对准敌人“哗啦啦”一阵猛打，把敌人打得摔滚到地上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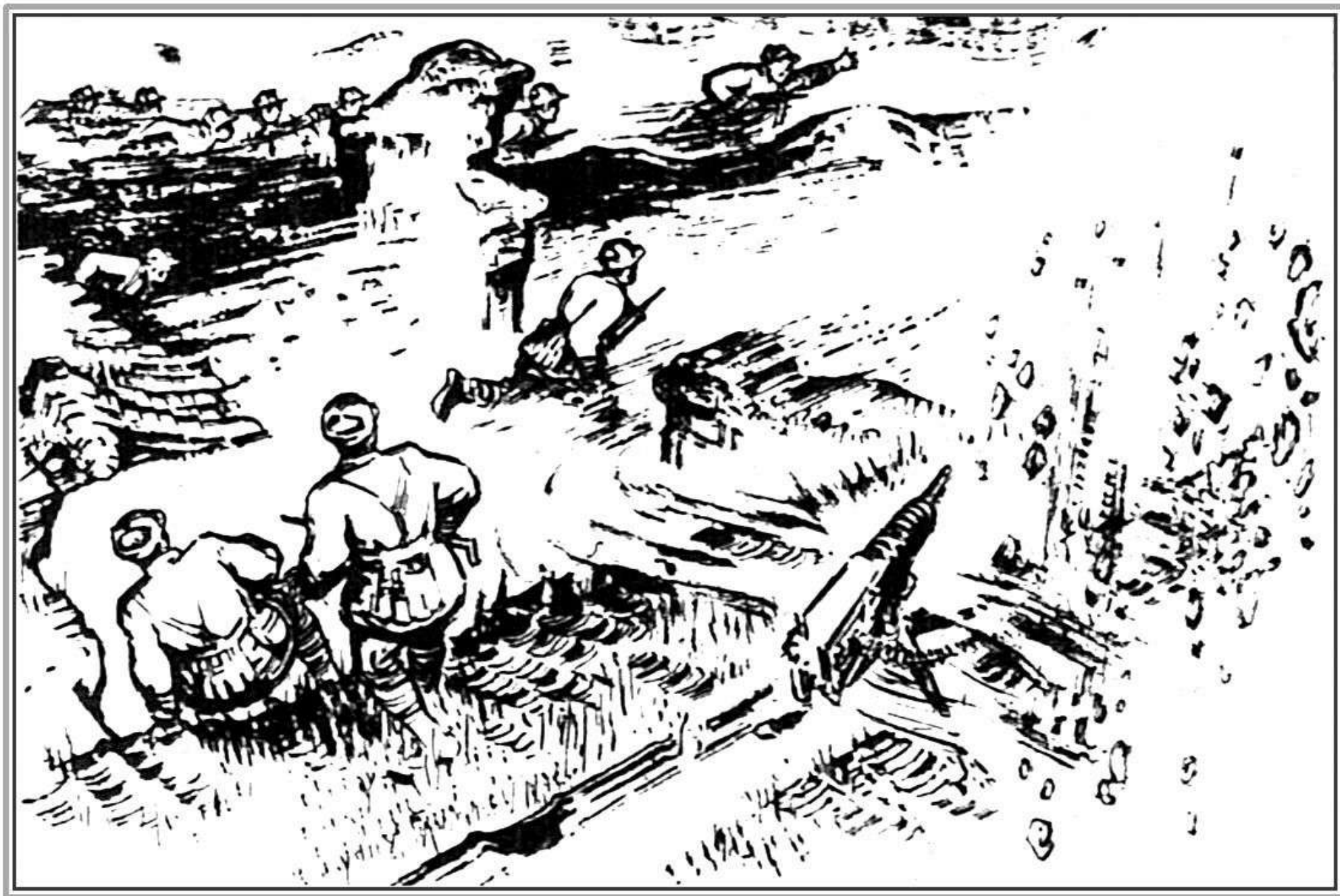
守在下面的秦守本等三人，抢步上去，登上屋顶，把敌人阵地变成了自己的阵地，向石桥二侧敌人碉堡阵地猛射过去。



前沿敌人见师指挥所门口发生了战斗，就掉转火力，朝着秦守本他们射击。石东根一见，便跳到石桥上，大叫道：“冲出去！”



石桥两侧的突击队，勇猛地冲过桥去。这时，炮声如雷，枪弹如雨，地堡炸翻，房屋倒塌……整个吐丝口镇在激烈地抖动，他们很快冲到了敌人师指挥所附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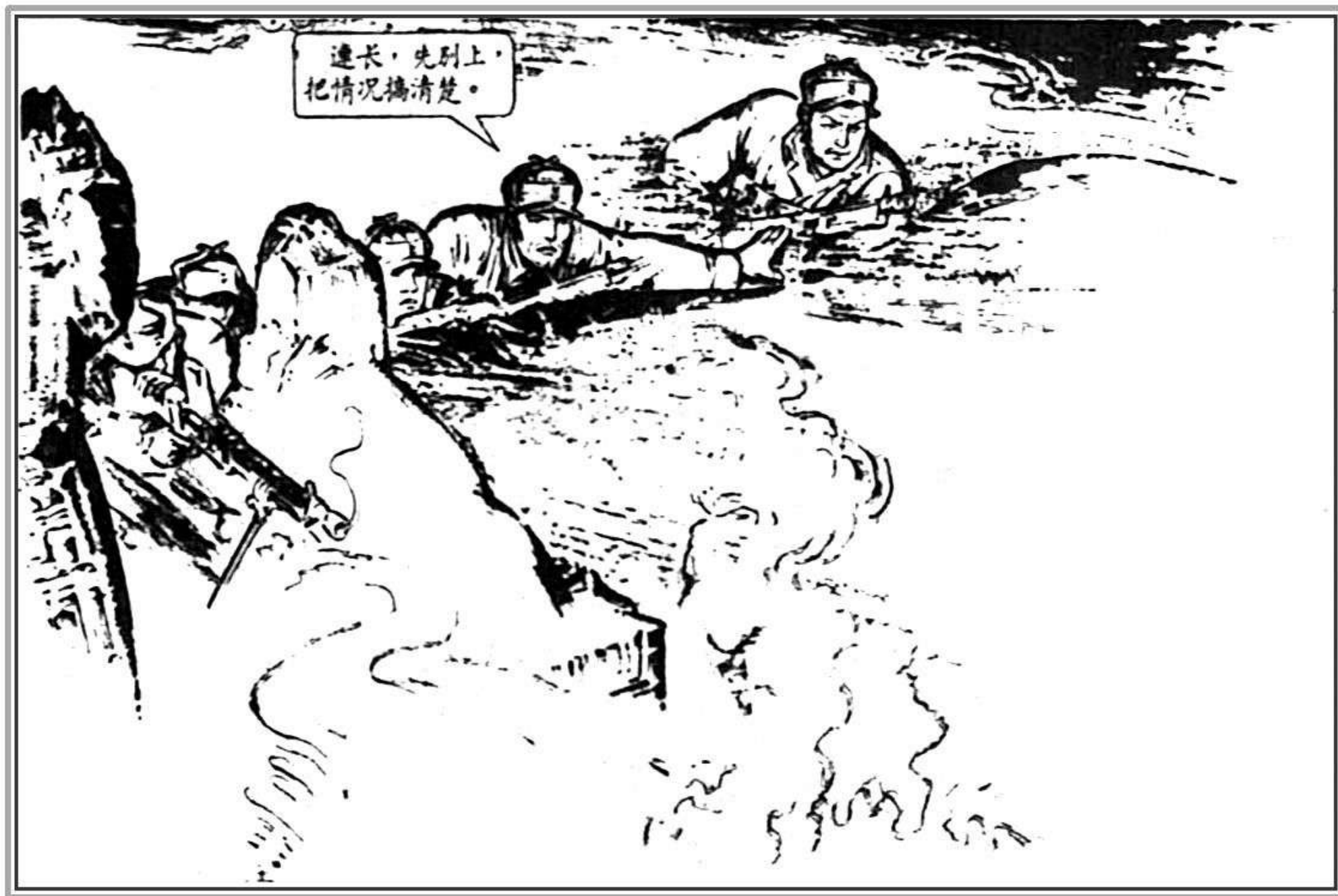
石东根端着汤姆枪，循着敌人师指挥所门口的战壕，正往前冲，看见秦守本、王茂生他们从屋上下来，便大喊：“同志们！趁热打铁，杀过去！”秦守本他们就跳下战壕，跟着他往前冲。



敌人发起了反击。师指挥所东西两个大碉堡里的敌人，用交叉的火力，向战壕里的我军猛烈射击，进攻暂时被阻住了。



敌人枪声稍歇下来，石东根连的战士们一面战斗，一面向敌人碉堡喊话：“赶快放下武器，缴枪不杀。”一会，东西两个碉堡里，不约而同的用刺刀挑出一件白色的衣服来，左右晃动。



石东根一见，大叫着说：“敌人投降了，上去缴枪。”边喊边要跃出战壕。罗光忙阻止他。



石东根刚要发话，只见碉堡里接连扔出几支步枪来。他按捺不住心头喜悦，挥手大声说道：“早该缴枪，省得老子操心烦神！”



罗光正要劝阻，敌人又扔下来一挺机关枪。石东根大叫道：“这还能是假的？二排、三排上！缴枪捉俘虏！”他边喊边带头往前冲，罗光来不及阻止，只得带领战士们跟着他冲上去。



战士们一齐冲了上去，看看逼近，忽然敌人的碉堡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力。我军进退两难，不少战士中弹牺牲，罗光也负了伤。



刘胜和陈坚站在前沿指挥所，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。刘胜气得眼睛火红，怒骂道：“混帐！玩假投降！一定要把它们彻底消灭！用火攻！”



陈坚觉得强攻硬拚不是办法，正想劝阻，电话铃忽然响了。刘胜一听，是军部来的电话：“李仙洲的大队人马已经突出了莱芜城，正向这边逃命。你们要立刻解决战斗，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。”



刘胜放下电话筒，焦急地望着陈坚，把情况告诉他。陈坚恳切地说：“这样打下去，解决战斗慢，伤亡又大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老刘，你要慎重考虑。”



“我看就这样干！”刘胜坚持着说。陈坚没有表示什么，沉默一下，走出地堡，向敌人据守的两个大碉堡和附近的阵地观看着。



只见指导员罗光头上裹着纱布，从灰白的烟阵里跑出来，走到陈坚面前站住了。陈坚冷冷地说：“谁叫你受骗的？没有受骗的人，世界上还会有骗子？”



罗光的头低了下去，他的头痛得厉害，忍受着痛低声说：
“程教导员牺牲了，战士们打红了眼，吵着要朝上攻。”陈坚
静默了一下愤然地说：“说服他们。敌人欢迎我们蛮干、硬拚！
我们要勇敢，又要冷静！”



罗光要回向阵地，陈坚拉住了他说：“你下去吧！”罗光挣脱陈坚的手说：“我行！不要紧！敌人不消灭，我不下去！”颠颠簸簸地向前跑去。



陈坚回到地堡里，心里感到痛苦、不安，默默地望着刘胜不说话。



刘胜很不乐意，他觉得这位新来的政委毕竟是个战斗经验不足的人，犹豫、软弱，甚至觉得这是懦弱，是在严重关头的束手无策。



刘胜问道：“攻一个怎么攻？不用火攻？”陈坚恳切地低声说：“我们的干部、战士，勇敢多于机智。我刚才在外面遇到罗光，他负伤，三营教导员牺牲了，战士红了眼，吵着要往上攻，我想你必须珍惜我们部队的战斗力。”



刘胜想了一下，怒气渐渐平了下来，说：“好，就照你的意见，你去请求师部派一个迫击炮连来掩护步兵，集中火力攻击敌人团部所在地的碉堡。我到前面去。”边说边冲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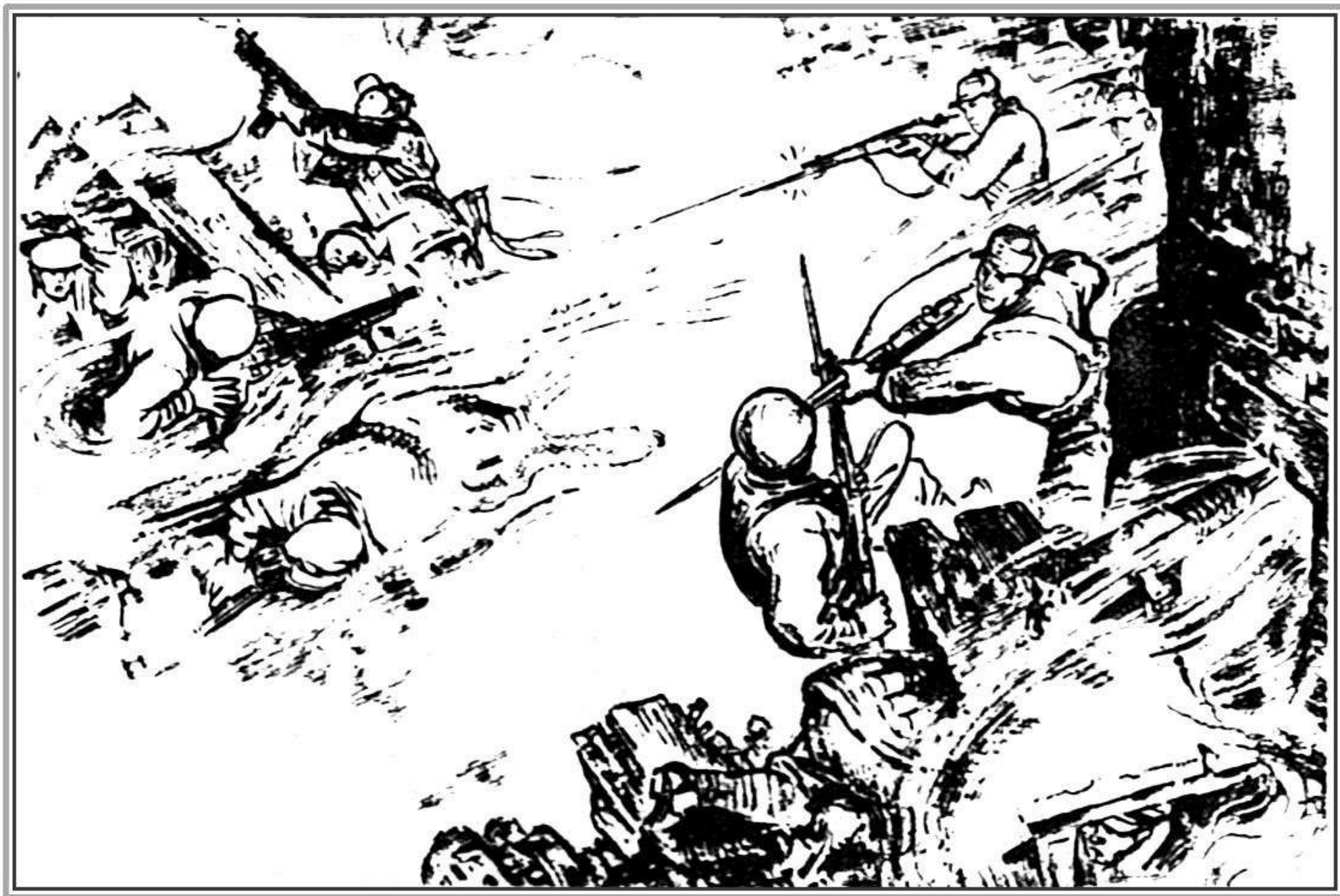
半个小时后，新的攻击开始了，爆破手在迫击炮和机关枪火力的掩护下，冲到敌人东边的一个碉堡脚下。



不多一会，只见碉堡里腾起一片烟火，紧接着一声巨响，水泥、石块纷纷倒塌下来。



石东根夹在战士群里，躬着身子向前猛冲，冲到队伍的最前头，咬着牙根狂喊：“消灭这些浑蛋，杀到碉堡里去！”



战士们跟着冲进了碉堡，石东根用汤姆枪横七竖八地扫射着，一边向战士们大叫：“不缴枪，就宰了他！”刹时间，在角落里，楼梯上，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厮杀。



一个敌人向石东根猛扑过来，石东根飞起一只泥脚，朝敌人的肚子上狠命一踢，紧接着“砰砰”两枪，敌人便踉踉跄跄地栽到楼梯下面去。



经过一阵冲杀，敌人终于真的投降了，举着手，成串地从碉堡楼上走下来。敌人的团长走在最前面，手也举得最高。



战士们迅速转向西边一个碉堡喊话。敌兵好象早有准备，立即举手出降。我军占领了碉堡，插上红旗。



两个大碉堡解决了。刘胜率领战士们，扑奔敌师指挥所正面的一道防御工事，展开攻击。这回，刘胜决定使用火攻，因为风势吹向敌人，同时这里有地下室，一时攻不进去。



战士们把浇上汽油的高粱楷子，送到了敌人的工事附近，用手榴弹爆炸引火，烧了起来。火焰随着风势，象一条巨龙，扑向工事后面的地下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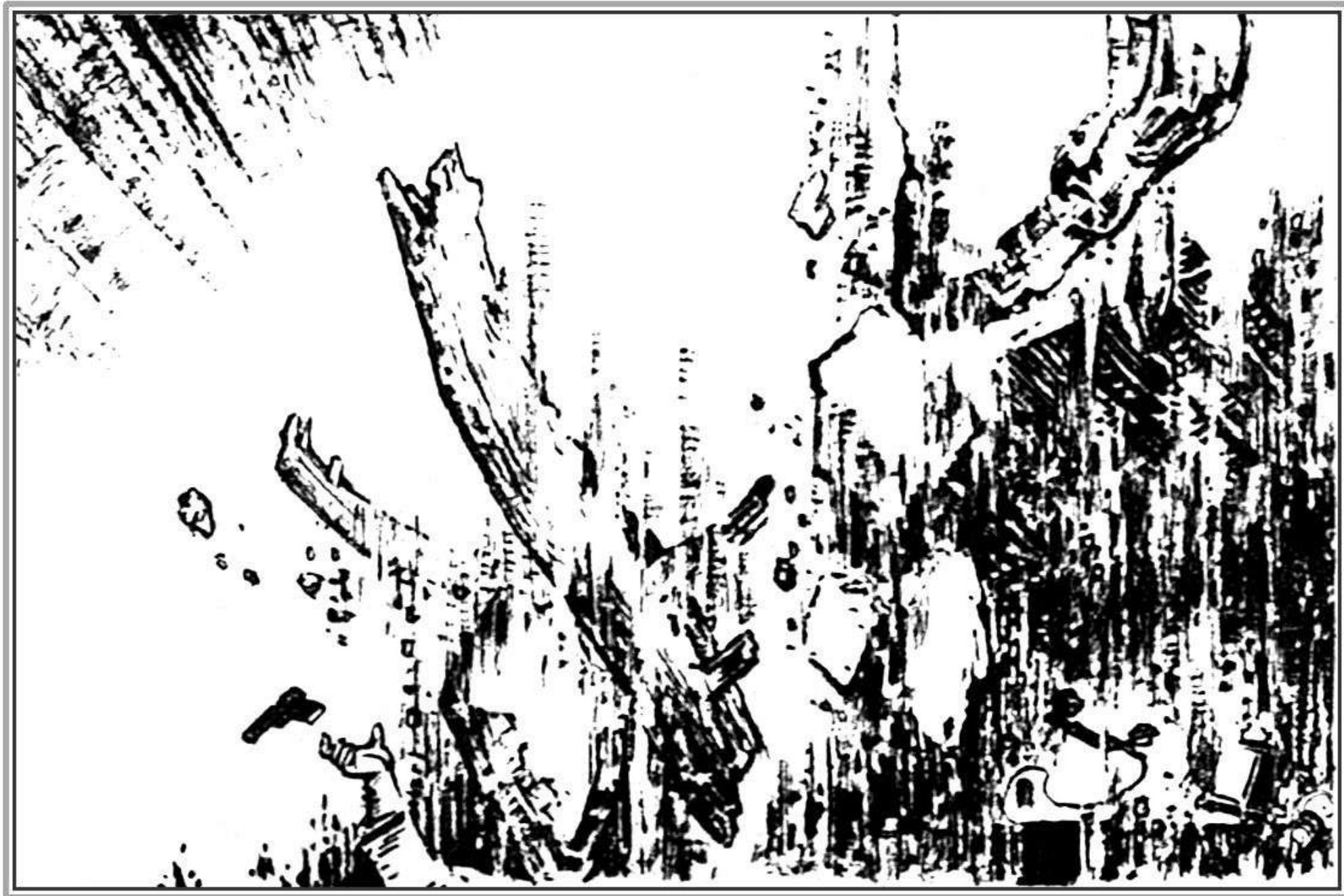
在地下室里，敌师长何莽哑着嗓子在喊叫，怒骂：“跟我守住！守住！要死，我同你们一块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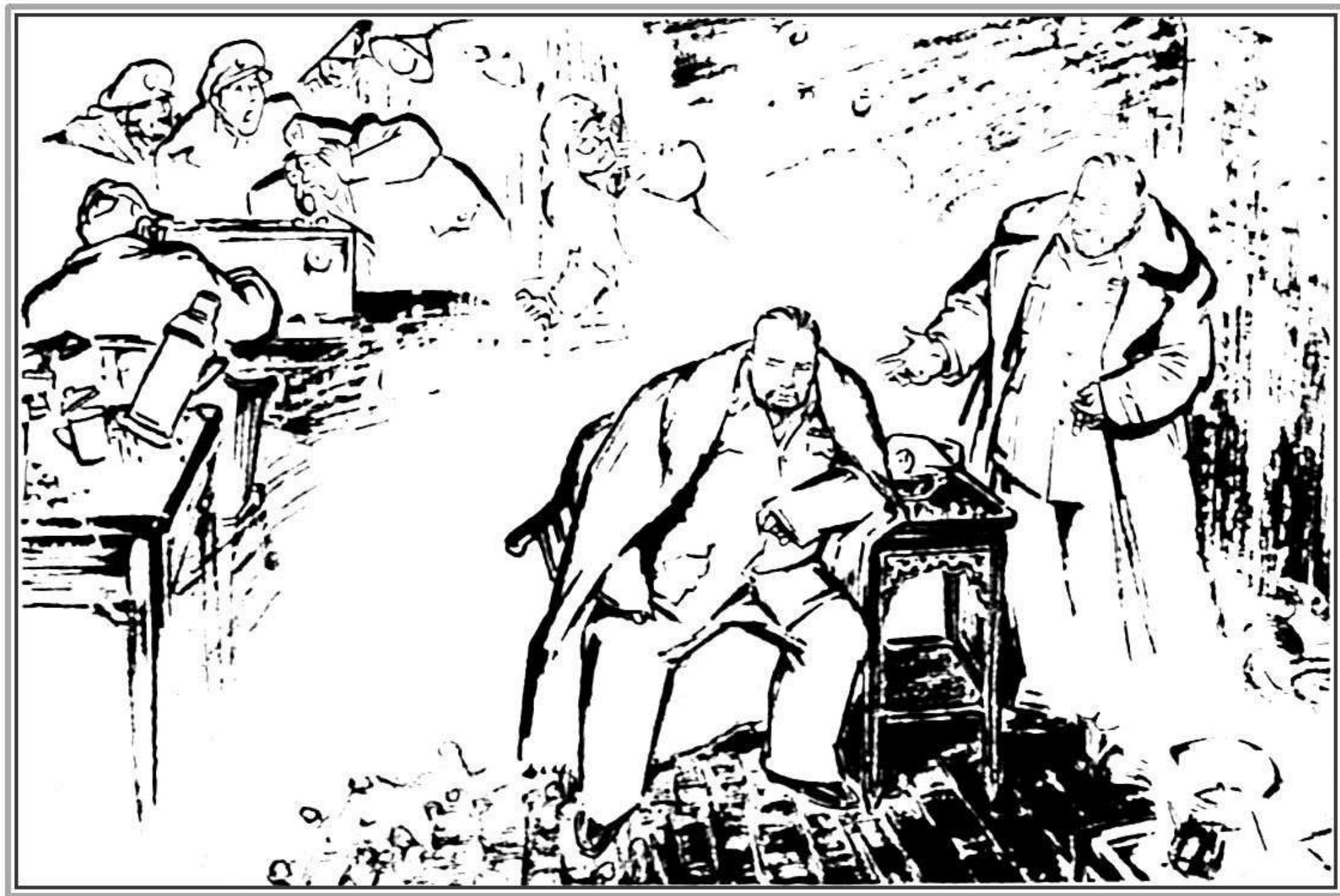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卫兵退到地下室来，何莽举起手枪，击倒了卫兵。卫兵哇哇地哭叫着，向他的面前爬过去。何莽又打了一枪，把卫兵打得脑浆迸裂。



一阵黑烟猛地窜进了地下室，手榴弹在门外轰轰炸响。何莽知道他的命运已到了最后关头，他摔掉身上的皮领大衣，现出他早已着好了的士兵服装，在地上抓起一块血迹斑斑的纱布，横七竖八地从头上缠下来，连脖子也包没了。



他冒着弹雨，顶着黑烟，象条狗一样弓着背溜出去。正在这时，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地下室在爆炸声中倒塌下来。这个地下室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墓。



在这以前，莱芜城里的李仙洲总部，被我军四面包围，连串的炮弹，纷纷在周围爆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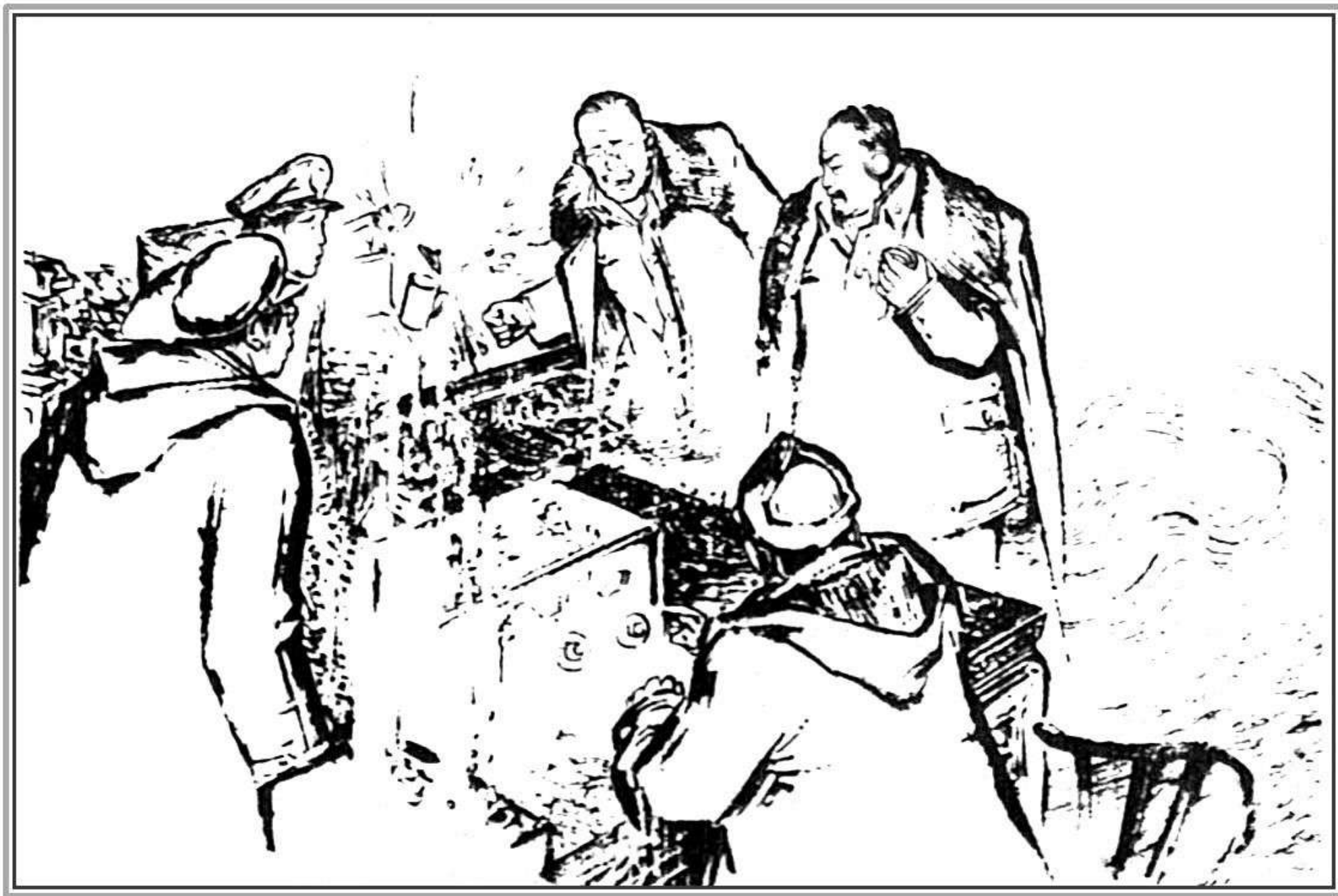
李仙洲急得六神无主，慌张地伸出颈子向院子上空瞥了一眼，命令参谋长向徐州司令部求救。



参谋长抓过报话机的话筒，喊通了徐州前线司令部，什么代号、什么密语都不用了，脖子上暴出青筋，凄惶地大声叫喊起来：“飞机！飞机！一百架！我们回师济南！马上！马上！什么？再守十二小时？”



李仙洲一步抢上去，拿过话筒，气愤地叫喊：“一分钟也不能守了！子弹已经打到我的面前，不能叫我做俘虏！”对方却责备他，不同意他立刻突围的决定，他的手激烈地抖动起来，浮肿的脸象一张黄纸，没有一点血色。



他皱着眉，回头向参谋长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再守十二小时？”

参谋长跺着脚，拳头击着桌子，急得几乎蹦出眼泪来：“总座，你的一生，就误在‘迟疑不决’四个字上，不能再中他们的毒计了，我们不是他们亲生亲养的！他们是借刀杀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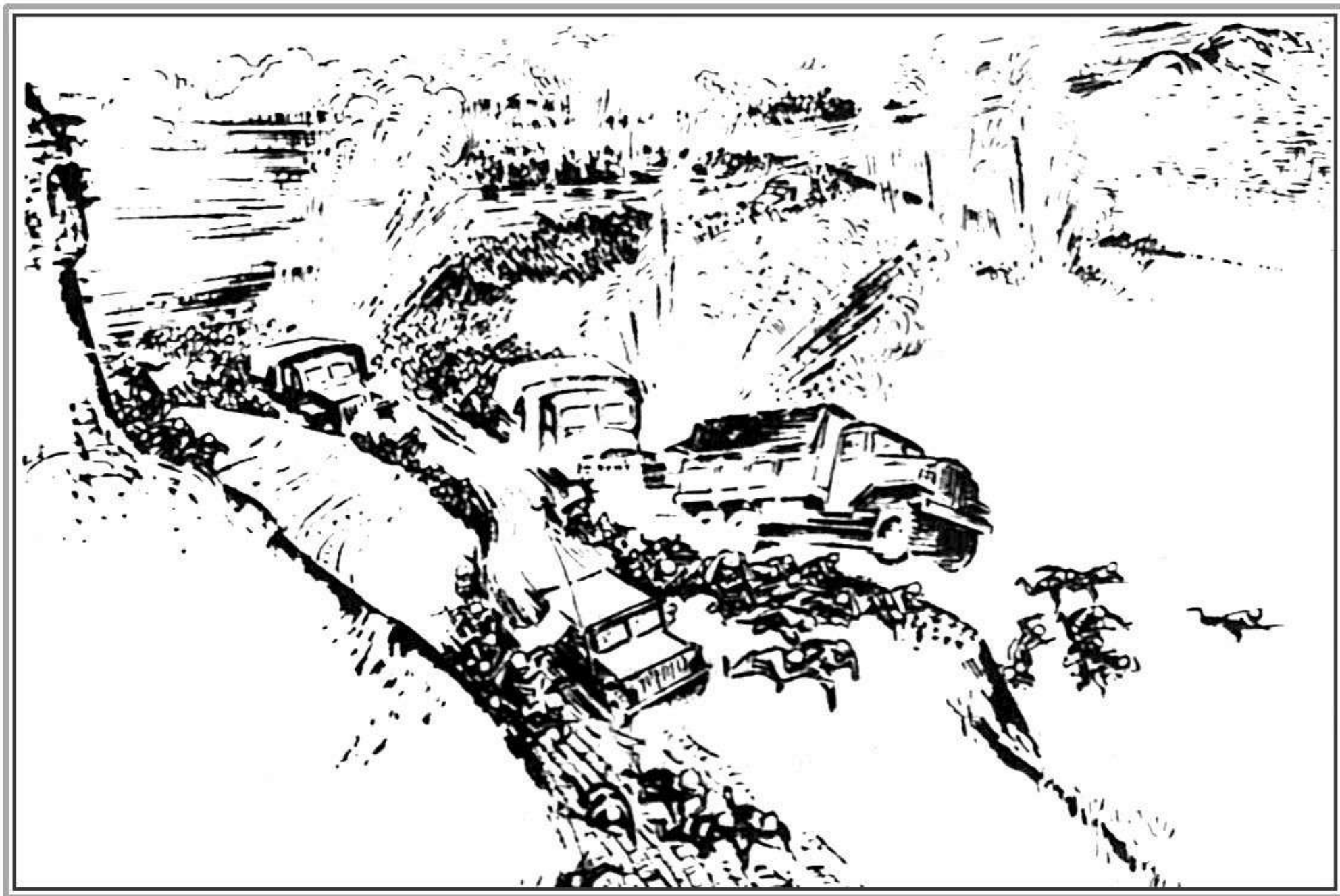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院子外面传来步枪、机关枪凄厉可怕的叫声，李仙洲终于咬咬牙关，在话筒里凄怆地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们走了！”



敌机象没头苍蝇似的，在天空打转。莱芜敌军突围开始了，先头部队已经前进了一公里。李仙洲骑在马上，觉得自己采取集中一路的突围办法是明智的，这好象高山上倾泻下来的急瀑，势不可当。



他抬头四望，忽然产生一个疑问：“敌人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暗中埋伏起来了？”因为心情不安，他觉得身上发热，便把皮大衣脱下来，摔给跟在他后面的勤务兵。



突然，军号震天，炮声轰响。接着，机枪、步枪象雨点似的从四面八方打过来。敌军心惊胆战，四散逃命。



我军大队从公路两侧的山头、峡谷、树林里涌出来，猛扑逃敌，将敌军切成几段。李仙洲见势不妙，慌忙扬起鞭子，在马屁股上狠命乱抽，向前狂奔。



刘胜、陈坚团苦战了半天一夜，结束了吐丝口的战斗以后，立刻又投入了对李仙洲部队的阻击战。连长石东根率领战士，冲下小高地，扑向慌乱逃奔的敌人。



敌兵丢下武器投降，有的还在拚命逃跑。秦守本和王茂生同时对准一个骑马的军官追上去，一面向他猛烈射击，都没有射中。王茂生说：“你去追，我用步枪打他！”秦守本一边跑，一边回过头来说：“不行，要捉活的！”王茂生点点头。



王茂生站在一个土坡上，举起步枪，屏住气，“砰”的一枪，
敌军官的马突然倒下来，把他凭空摔在地上。



当他们跑到那个敌军官跟前的时候，他爬起身来，打算逃跑。
王茂生一个飞步跳到他面前，大声吆喝：“再跑，打死你！”



敌军官伸出一只手来，手心里放着一支金套钢笔和一只金戒子。秦守本觉得受了侮辱，狠狠地唾了他一口：“呸！谁要你的臭东西！”



王茂生也暴怒起来，用枪指着敌军官的脑袋，大声斥责他：“少噜苏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！不是你们贪污腐化的队伍！”那家伙连忙把他肮脏的手缩了回去。



秦守本喝问他的身份和姓名，他却不肯实说。但当他看到他的上级官、同级官都当了俘虏，一群群被押着过去时，才低声的说：“我姓甘，叫甘成城，是师长。”



这一仗，敌军五万多人被彻底歼灭，还活捉了以李仙洲为首的十九名将领。刘陈团为了庆祝莱芜大捷，举行聚餐。



石东根连是全团连队中战果最大的一个连。大家便把他当作了“攻击”的目标：“你们秦守本、张华峰两个班，捉了千把个俘虏，还抓了一个师长，是连长指挥的好，该干一杯！”他们用车轮战术，把他灌得烂醉。



大家见石东根有点摇摇晃晃，要扶他回去睡觉，石东根却推开众人，说：“你们说我醉？我去跑两趟马你们看看！”大家当他是说着玩的，就让他一个人走了。



石东根回到连里，昏昏糊糊地佩上刚刚缴获的指挥刀，骑上刚刚缴获的高头大洋马，真的去跑起马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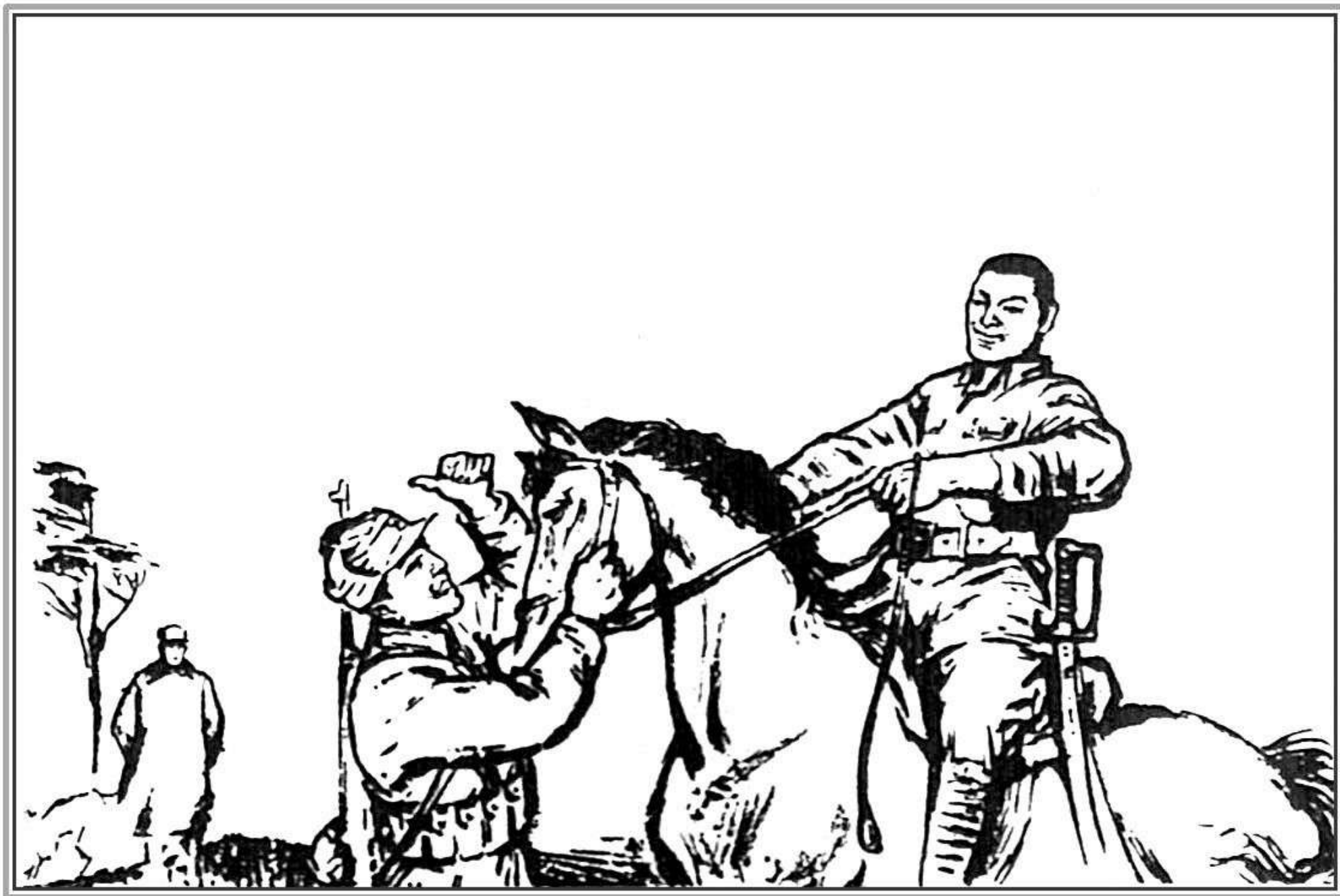
他右手抓住马鬃，左手扬着小皮鞭，一阵风似的在公路上奔驰。公路上马匹、车辆都闪避到路旁去。



他正跑得起劲，忽然路旁有人向他挥手大叫：“石连长！下来！”石东根醉眼迷糊，看不清是谁，只管纵马飞奔，跑了一阵，才收住马缰，放慢下来。



他回过马头，使马儿踏着碎步，轻松地颠了回来。直到走近那人面前，他才认出这是军长的警卫员李尧。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小鬼！狂喊大叫的，比我这匹大洋马还叫得凶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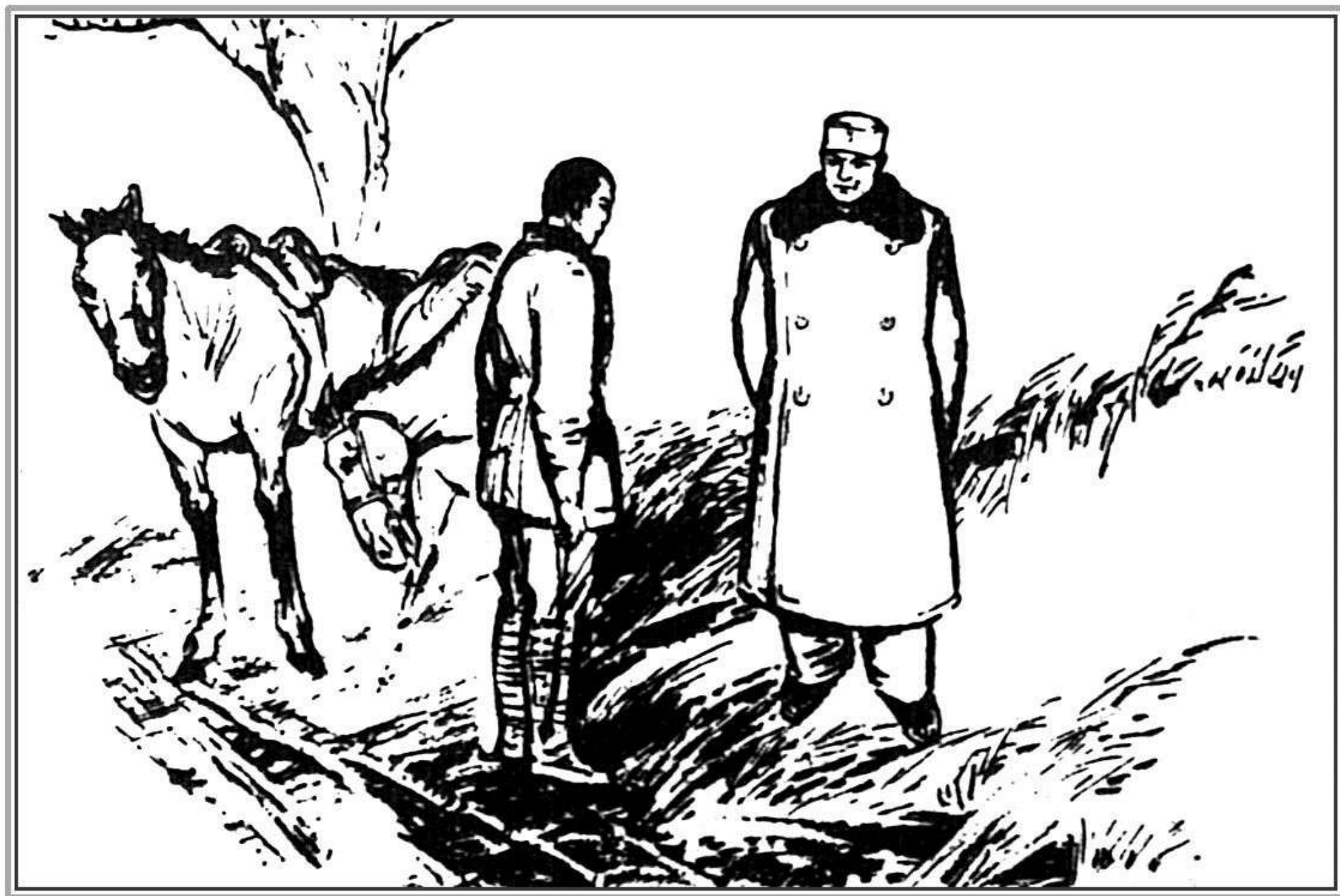
李尧翘着大拇指：“真象个大将军！下马歇歇吧！”石东根还是骑在马上，挺着胸脯摆出一副威武的姿态：“象大将军吗？嘿！威风不威风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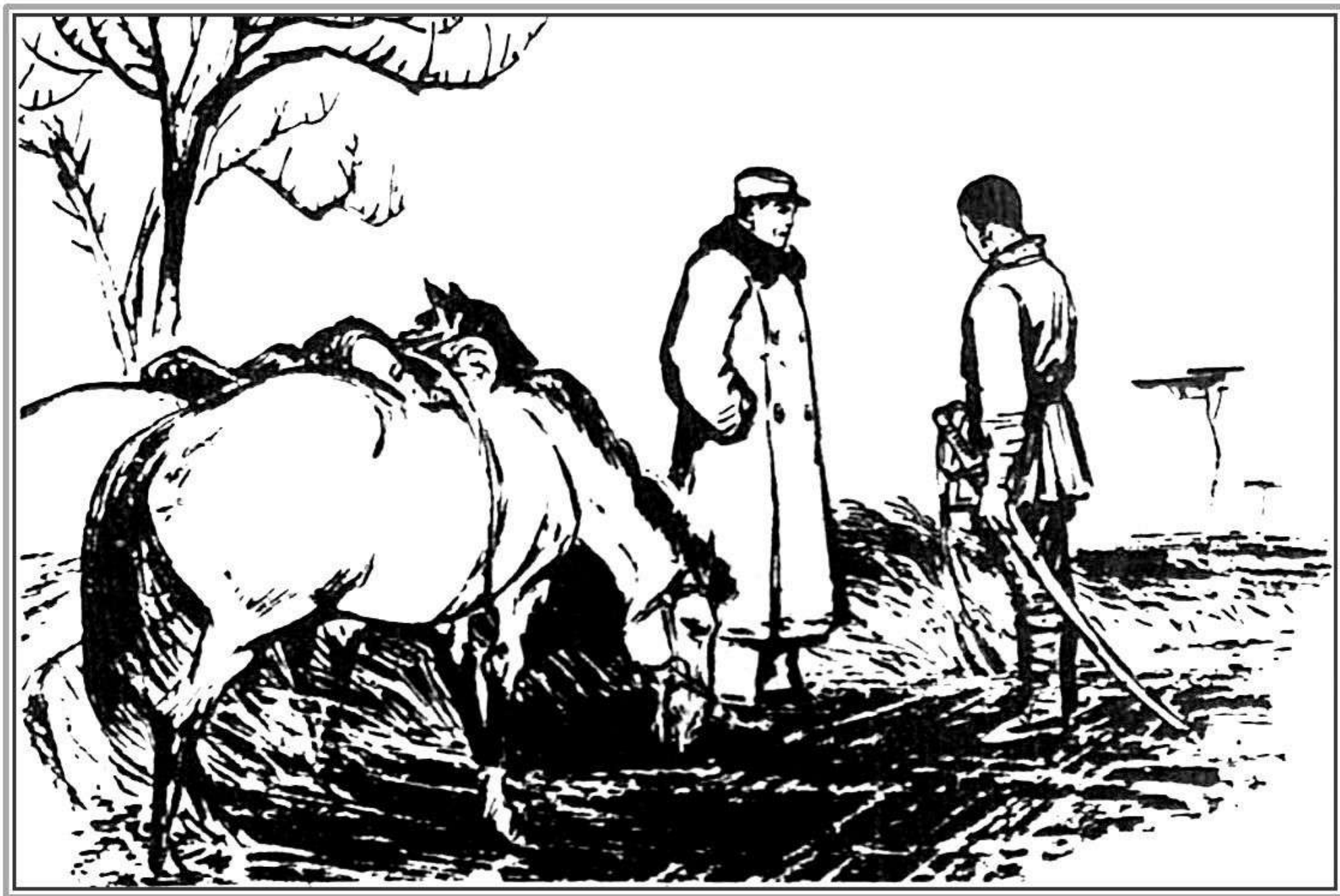
忽听得有人大声喝喊：“石东根，下来！”石东根抬头一看，模糊地认出沈军长站在路旁，他立即跳下马，走了过去。



石东根一手拿着指挥刀，一手拿着马鞭子，呆呆地站在沈振新面前。沈振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瞧你这个样子！”



沈军长走前一步问他：“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？我再问你，你象是人民解放军吗？”



石东根酒已醒了大半，咕噜着说：“我多喝了……”沈振新说：“打了胜仗应该高兴，你的连打得不错，有功，可是有点成绩就这样飘飘然昏了头脑，那就危险了！”



沈振新望望远处战场，接着问：“战斗总结写了没有？”石东根愣在一旁，支吾地说：“指导员在军院里，没有人写。”沈振新望着他，高声说：“你自己写。在五天内把你们连的战斗总结写出来。”



石东根见推托不了，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沈振新替他扣好衣服，说：“喝了酒不能着凉，回去休息。”这时，李尧已把马牵了来。他向沈振新敬了礼，牵着马慢慢地走回去。



石东根回到连部，连忙摔掉指挥刀；紧闭着眼躺在床上。文化教员田原，值星排长等听说连长喝醉了酒，都跑来看他。通讯员李全一见，不禁呆住了。



石东根睁开眼睛，闷闷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谁也不准喝酒。戒酒，从我开头！”秦守本他们互相对看了一眼，想笑又不敢笑，捂着嘴退出屋子去。石东根忽然坐了起来，高声地叫住田原：“明天开总结会议，通知大家准备意见。”



第二天早晨，石东根在操场上和新解放过来的战士们讲过话，回到连部，立即清点缴获，准备上缴。他取下腕上的手表交给田原说：“要点清楚，不许打埋伏。”田原接过手表，连说带笑道：“这个也缴公？”



李全回头一看急了，忽喇跑上来，用恳求的眼光望着石东根说：“连长，留下这个吧，免得打起仗来，我老是背小钟。”



石东根盯着他问：“小全子，三大纪律第三条，背背看。”
李全应声说：“一切缴获要归公。”石东根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走了开去。



这天上午，连部驻地的院落里坐满了人，石连的战斗总结会将要开始了。在座的有沈振新、刘胜，陈坚和连的指战员卅多人。还有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都来参加。



石东根先把田原替他整理好的战斗经过情形，一口气说完。他望望大家，见大家现出满意的样子，心情才松弛下来。



王茂生第一个站起来发言，他响亮地说：“我头一回打这样大的仗，我们连捉了一千七、八百俘虏，我们班的同志枪打得都很准，打死了许多敌人，……我的话完了。”



接着站起来说话的是张德来，他说，六班比他们四班抓的俘虏还多，还捉了两个长官，要向六班学习。刘胜接着他的话，告诉战士们一个好消息。



会场立刻沸腾起来，欢声和笑声弥漫了全场。忽然有个宏亮的声音在呼喊：“同志们！”大家静了下来。只见沈振新满脸是笑，叫大家回答一个问题：“你们说：这样大的胜利，是怎么得来的？”



过了一会以后，大家才纷纷发言，有的说是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；有的说上级指挥得好；还有人说是山东老乡的支前，功劳很大。张华峰等大家说完，马上站起来补充。



沈振新接着说：“说得好。起决定作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。敌人想跟我们在临沂决战，我们也摆出一个应战的架子，可是，等李仙洲一出动，我们就放下南边的鱼头，咬住北面李仙洲这个鱼尾巴，把它吃的干干净净。”



沈振新的话一落音，张华峰忽然站起来问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吃掉七十四师这个大鱼头？”刘胜说：“快啦，把我们的刀磨好，就劈开这个鱼头。”战士们一听，都大笑起来。



笑声稍停，陈坚说：“指挥上有什么缺点，大家也可以提出来。”秦守本霍地站起来，心情急促地说：“我有个意见，不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抬眼望了一下石东根，便不说了。



刘胜发现石东根在生气，便鼓励秦守本说：“有话应该讲，讲下去。”秦守本鼓起勇气继续说：“敌人摇白旗、丢枪，连长叫‘冲’。凭心说，我不相信敌人真投降，同志们牺牲了，指导员负了伤，我心里难过……”



秦守本伤心得说不出话来，坐下了。这时候，石东根又羞、又愤、又伤心。他低着头，拨弄着桌上的一滴水。



会场肃静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张华峰想了一下说：“连长打仗很勇敢，冲锋总是在我们前头，我们要学习他。就是……还有点急性病。”沈振新和刘胜、陈坚交换了眼色，接着说话。



总结会直开到黄昏才结束。石东根送走了军、团首长后，却闷闷地坐在村头大树下。李全催他去吃饭，他挥着手说：“你先回去，别管我！”



李全没法，只得走开，刚转身，忽见指导员罗光由远处过来。李全又惊又喜，大叫着说：“连长，看谁来啦？”



石东根抬头一见罗光，心里不知是悲是喜。他霍地跳起身，飞步迎上去，一言不发，却把他紧紧拥抱住了。



一会，他又喃喃地说：“你好啦，我真惭愧！我们一起搞总结去。”边说边牵着罗光的手，急步回连部去。



石东根和罗光写好总结，派李全送给沈军长。沈振新仔细看了一下，脸上现出喜悦的笑容，然后问道：“你们连长常常发脾气吗？训过你没有？”



李全以为军长对连长印象不大好，便有心替石东根解脱着说：“我们连长比从前好得多了，不大发脾气。我有时候工作做错了，他是首长，说我几句是教育我，那也应该。”沈振新不禁笑出声来：“你替他打掩护是不是？”



李全的心事被识破，虽然摇着头，却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说。停了一会，才说：“他这个人打仗会打，工作肯干，心肠直，就是有时候脾气躁，好训人，不过现在变得好多了。”沈振新和他聊了一阵，然后写了个收条，让他走了。



1947年春天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，向沂蒙山区进犯。沈丁部队，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后休整，奉命从淄川、博山地区，向沂蒙山区的西侧行进。



山高路陡，队伍连续好几天在山地行军，大家都感到十分累乏，战士们纷纷说怪话。休息的时候，石东根也咕噜咕噜地说道：“再拖几天，不打死也拖死了！”



部队在继续行进的时候，一个骑兵通讯员送给刘胜一个通知。刘胜看了，马上通知部队停止前进。原来，蒋介石的一个兵团，包括七十四师在内，深入了沂蒙山区，军部要所属部队就地停止前进，听候命令行动。



“七十四师真的来了！”这消息象战斗捷报似的，在部队里传告着。战士们立刻想起了涟水城的战斗，个个欢腾起来，打算给这个狂妄一时的敌人，以最有力的打击！（未完）



红日

—— 红 日 第二册 ——

原著 吴 强 改编 王 星 北 绘画 汪 现 清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 女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 2 1978年9月 第2版 1978年9月 第8次印刷 印数 525,001—1,025,000

—— 统一书号: 8081·5227 定价: 0.15 元 ——